

## 我心目中的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

曹雪源 第23期笹川生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日中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已经建立22年，第31期生正在日本刻苦学习。我作为1名第23期生，愿将自己通过这一奖学金制度求学的亲身感受写出来，努力为本奖学金制度的继续和发展作出贡献。

自从2年前回国以来，有人问：你在日本留学多少年？我回答说：7年。那么多年？为什么？在日本学习生活的感受如何？这些提问令常我一时无从说起，语塞。从1999年开始到西安培训英语，到今年整整10年了，我从30岁到40岁，与日中医学协会和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解下不解之缘，而且不只我一个人，而是我们一家人。借此征文之际，正好做一总结归纳，也算是人生的一个小结吧。

先从西安医科大学的英语培训说起，很多同学开始不大理解，嫌浪费时间。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集中学习使大家的英语水平得快速提高，对阅读文献和论文写作帮助很大，“磨刀不误砍柴功”。回想起来，制度的设计者可谓用心良苦。

10年以来，念念不忘的是我的两位日本导师。最初接收我做研究是爱知癌症中心研究所副所长立松正卫先生。立松先生年轻时师从著名的实验肿瘤学家伊东信行先生，是日本实验病理学专家，尤其对幽门螺杆菌感染实验胃癌方面造诣颇深。我刚进实验室，从基本技术学起，逐渐开始独立工作，立松先生要求很严格。教我看病理切片，经常到深夜，看的我头晕眼花。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们的小组完成许多高质量的科研工作，我本人还获得了第9届日本幽门螺杆菌学会优秀奖，据我所知，这是该奖项唯一一次颁发给外国留学生。每次参加学会，立松先生总要来到实验室坐在我旁边，听我预演，修改每一个细节；对其他研究生也是一样。从他身上我体会到了日本学者严谨的思维方式和勤奋敬业的工作态度。这都是值得我一生学习的。后来博士毕业，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研究员，我又申请回到名古屋，与导师重逢，那是后话。立松先生不仅学问好，他还是三叶虫化石方面的专家，并且有专著发表。业余时间津津乐道讲他的收藏，说退休以后要建一个三叶虫化石的展览馆。每年寄给学生的贺年片都印有稀有化石的照片。我也有心帮助导师搜集一二，但至今未也未能如愿。真是惭愧。

我的另一位导师是东京大学消化管外科上西纪夫教授，是我的博士课程导师。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只有1年，虽然有特修生制度，还要再等2年以后。所以，为了进一步深造，我回国前报考了博士生，经过国内单位批准，2002年4月开始到东京大学学习。我知道大学教授非常忙，不愿总打扰他，有事找秘书。可是上西教授和蔼可亲，很多小事情他都亲自出面，帮助我联系宿舍，申请奖学金等。

经过4年努力，顺利通过答辩，完成学业，导师也还满意。我毕业以后，第二年上西教授也招收了一名笹川生。我感到很欣慰，作为一名笹川生，我证明笹川生是努力用功的，没有辜负日中医学协会和导师的殷切期望。

顺便说一下我的家庭，我到日本的第二年，我的妻子也来到名古屋市立大学医学部留学，

师从德留信宽教授，2006年获博士学位。女儿6岁来到日本，从小学1年级读到6年级，在日本度过美好的少年时代。我们一家可谓彻底的知日派。初来日本，人地两生。学习生活有很多困难，每一次都是日中医学协会和日本的师友雪中送炭，帮助我们度过难关。在日本求学期间，我和我的妻子分别都得到过日中医学协会的资助，每当春天来到，我们一家人总是说起日本，樱花在日本随处，可见印象最深的是我家门前的一株樱，春天花枝满树，夏季绿荫蔽日，秋日红叶灿烂。伴随我喜怒哀乐，见证我们的留学岁月。说起樱花，心里总是温馨而略带伤感的，依依不舍。

10年很快过去了，回国也有2年了。许多事情仿佛就像昨天，历历在目。回国工作，有许多令人兴奋的事情，也有不如意的事。许多笹川生都在担当重任，成就非凡，令人钦佩。也有人和我一样默默无闻，每日里辛苦地工作，未来也还有许多困难。鼓舞我的是：我回国后申请到的第1笔研究经费竟然也是日中医学协会的共同研究项目。在网上看到2008年中国四川大地震后日中医学协会的捐款名单里有我两位导师的名字，此时心里暖暖的，觉得我们的心是相通的，紧紧连在一起的。而架起这作心之桥的正是日中医学协会和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不仅给我提供了专业深造的机会，也给我的人生观带来重大影响。周恩来总理说过：饮水不忘挖井人。古人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常想：什么时候有机会一家3人能飞回东瀛，再来探望我们年迈的恩师和好友？来到日中医学协会问候一声：谢谢你们，大家辛苦了？方能了却我一家人的心愿。

去年上西教授来信说他已到退官年龄，到一所医院去当院长。他总希望我再去日本，又很多东西想多教导我一些，我也盼望着，再有机会向他多学一点。东方民族表达感情总是含蓄的，但又是深情的。在此引用《诗经》里的诗句来表达我的心情：呦呦鹿鸣，食野之萍；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昔我往已，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